

金匱要略淺註補正卷七

漢張仲景原文

問長樂陳念祖修園淺註

男

元犀靈石 將古愚 全校字

蜀天彭唐宗海客川補正

夔門鄧其章雲航參校

黃瘧病證并治第十五

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為風。緩則為痺。者風與濕若疾合而不去非痛之中風。所以然者風得濕而變熱濕應脾而內行是以四肢不

痛。而苦煩脾病者色必黃脾以熱以外行則肢體面黃矣

此以寸口脈而言黃瘧初時之病因也

正曰瘧非中風四肢苦煩相連讀蓋脈緩者本主風痺乃今之痺非中風四肢煩痛之痺

是既無四肢煩痛証而又見緩脈其應當在脾經必係風熱內陷入於脾經必見脾濕合熱之色而發黃也本文一個非字直貫到四肢苦煩一個必字恰與上文反接淺註將四肢若

煩屬於脾色必黃。交法既垂而脈証亦不合矣。又按瘀熱以行。一瘀字便見黃質見於血分。

凡氣分之熱不得稱瘀。小便黃赤短澇而不發黃者多矣。脾為太陰濕土主統血熱陷血分。

脾濕遏鬱乃發為黃。故五色為赤色。愛潮濕則發黃色。五行惟火生土。五色惟赤回黃。故必。

血分濕熱乃發黃也。所以鼻衄目黃亦是此義。觀茵陳湯硝石梔子猪膏正治黃之方皆治。

血分惟五苓小半夏是治氣分。然皆變法也。若茵陳諸方乃為正法。可知黃屬血分矣。

跌陽脈緊而數數則為熱。胃熱則消穀緊則為寒。脾寒食即為滿。滿者必生濕是胃熱而。

脈浮為風傷於腎。跌陽脈緊為寒傷於脾。是胃得風生熱脾得寒。凡風熱濕相搏其氣必。

食穀即助其熱。眩暈氣而不消。則胃中苦濁。濁氣自下流。若小便通則濁。小便不通則濁。下。

出於陰臟被其寒而熱流。人勝於一身之肌表故。身體盡黃名曰穀疸。以病雖始於風寒。

此言跌陽脈以明胃熱脾寒鬱而成瘴。又言腎脈浮跌陽脈緊為腎熱脾寒亦能鬱而成瘴。

補曰陰被其寒是言太陰脾受寒生濕此句總承上文脈緊爲傷脾穀氣不治而言總見

額

上心之部也。腎重而黑。腎熱上行而微汗出。腎虛不能配火。水火未濟則手足中熱。

西主腎腎薄暮則發膀胱為腎中府腎急腎虛不能小便自利此得之房勞過度熱從腎出故名曰女勞瘵至

腹滿如水狀脾腎兩敗不消。

此爲女勞瘵而另言其證也

正曰交勞瘵色慾過度慾火結於胞宮血海之中故曰腹如水狀言如水實非水少腹血

室中脹滿也。血室有瘀熱，脹滿則膀胱受其逼，省而急。其實病在胞室，不在膀胱。故膀胱雖急而小便自利。以見病不在膀胱而在血室中也。此如蓄血，小腹滿而小便自利者，同一例也。故手足心屬血分，薄暮入夜屬血分，即發熱與熱入血室。夜則譫語，同例。陰虛不能斂陽，瘀熱發則微汗。胞室瘀熱上應心部，則額上黑。總見女勞瘵在胞宮血分之中也。凡陰陽易男女交感為瘵，為淋者，其病皆在胞室與女瘵瘵一例。淺註以腎與膀胱不能攝水為解，不知硝石方條明言非水病也。何得復以膀胱為主哉？

脾雖黃色，有因於酒者。酒多濕而性陽，故傷在上焦，心為酒所困，則心中懊懣而熱內不能食。熱上衝時欲吐，酒氣薰心而脾性陽，故傷在上焦，心為酒所困，則心中懊懣而熱內不能食。熱上衝時欲吐，酒氣薰心而脾

名曰酒瘵

此言酒瘵之證也

瘵病屬實者多，而陽明病實者必脈遲。其胃弱可知。胃食難用，飽飽則不運。火發煩，胃中填屬虛亦復不少。陽明病數今竟脈遲，其胃弱可知。胃食難用，飽飽則不運。火發煩，胃中填

候阻清者阻頭眩濁者阻於
於上升則頭眩不降則
所以然者以脈遲為故也

小便必難此因穀氣鬱而生熱而非
欲作穀瘕雖下之腹滿如故

此言胃虛欲作穀瘕之證也

正曰陰註言胃虛欲作穀瘕非也此即上文陰被其寒熱流膀胱之義陽明病三字是言

胃家實熱凡仲景稱某經病皆照傷寒六經提綱言之故知此陽明病是言胃家實熱胃熱
者脈當數今脈遲則是脾受寒故不見胃之數脈而見脾之遲脈必脾不運化食難用飽飽
則當腹滿且反寒胃熱發煩頭眩胃中濁氣下流必小便難欲作穀瘕雖其證有胃熱腹滿
之象然兼脾寒亦不當下若下之則腹滿如故穀瘕之病仍不能解也所以然者以脈遲脾
寒故不當下也按腹滿如故承上文言其如故也則知上文食難用飽句下有腹滿證在矣
讀仲景書者惟於文法明暗處細心體玩

上言心中懊憹等證酒瘧之
證猶未備也今且歷陳之
夫病酒黃瘧也水出高原上焦濕熱既盛其下必小復不利然其
有確切不候曰心中熱從心熱來其小便不利自不足下熱及不等於女勞瘧是其為酒瘧證
可易之也

補曰酒味厚入血分一入於胃上則薰心包故必中心熱心中懊憹心中如噉大蒜狀皆

是酒黃心包之故包絡與三焦相表裏包絡移熱於三焦則決瀆不清而小便不利足下熱

亦是血分之熱與女勞瘧之手足心熱同義也溫經湯証手足心熱皆同義也知酒瘧在血

分益知女勞瘧亦在血分酒瘧腹滿與女勞瘧之腹滿皆是瘀血如溫經之腹滿証亦是此

義惟其發見之因各有不同故不獨溫經湯單治血與此治法不同即酒瘧女勞瘧一則傷

在包絡一則傷在胞宮故治方又各不同此數節當互參之

酒黃瘧者以心中熱或有熱去無熱無熱則靖則言了了然亦有心中無熱腹滿為欲吐之
為正候亦或於心而無熱心靖心其言了了玆竟注於陽明為腹滿為欲吐之

鼻則知其為陽明證無疑夫腹滿宜下欲吐宜越因勢而利其脈浮者為邪近上而先吐之沉弦

者為邪近下而先下之

上言無熱吐下尚未可定也若酒瘴心中熱有欲吐之意者乘機吐之則愈

上言可下為無熱酒瘴而心中熱病下之則傷其下其陽明之邪乘下之虛久久為黑瘴乙癸

而腹滿者言也若肝病目青而黑然雖曰黑瘴而其心中熱氣如噉蒜齏狀此於變證中露出酒瘴真面目也腎虛則陰火煎血而為瘀血

瘵於皮膚爪之不仁此絕類女勞瘴何以知其為酒瘴也大便秘正黑血不榮於表則其脈浮中其色雖

黑中微黃故知之

此四節言酒瘴之相因為病以補二條懊憹等證所未備也

補曰仲景言酒瘴久為黑瘴女勞瘴亦云作黑瘴酒瘴大便正黑女勞瘴亦云大便必黑

酒瘴足下熱女勞瘴亦云足下熱蓋酒入於胃味厚歸血酒味薰灼心包絡受之醉則心神

先亂多飲則醉成死血凡酒瘴者皆病在血分瘀血入大便則化黑色瘀血在維絡壅熱則為足下熱瘀血發出心血焦灼之色則為黑瘴憔悴黑瘦皆是血分瘀熱之故女勞慾火結於血室病亦在血分之中故與酒瘴見證皆同其不同者酒瘴以心中熱小便不利為別蓋酒先入心包遺熱於小腸故見心中熱小便不利也若女勞瘴又以膀胱急小便自利為別蓋瘀熱在胞室逼窄其膀胱故急然膀胱之中實無瘀故小便自利此所以異也故治酒瘴以心胃為主治女勞瘴以三焦胞室為主

師曰病黃瘴濕熱也濕淫於內則煩喘胸發熱煩渴胸滿口燥者以病發時不用汗解之火劫

逼其汗以熱攻熱雨熱相搏所得然使熱不與濕合黃家所得從濕得之原不可以一下盡一身盡熱

熱而黃且壯熱是困火劫而令火熱盡在於裏法當下之

此概言黃瘴有因誤水而得之證又辨其濕熱相合者為瘴病之常獨熱在裏者為瘴病之

變使人分別論是也

瘰癧病將成未成必先見有一脈沉裏熱渴欲飲水飲水多而小便不利者水無去路則鬱於裏而為二證而可下之凡病在裏則脈沉則裏熱皆可下發黃脾之部位在腹脾之脈絡連舌本散舌下若腹滿舌痿黃是脾有濕而不行矣又胃不和則臥不安若躁不得睡是胃有熱而不

和矣濕熱相合為屬黃家

此二節言黃之將成欲人圖之於早不俟其既成而藥之意含言外

黃者土之色也土無定位寄王於四季之末各十八日故黃瘰之病當以十八日為期蓋謂十八日脾氣至而虛者當復即實者亦當通也治之者當十日以上即瘰也若踰十八日不瘰而反劇為土氣不能難治

此言黃瘰之愈有定期欲醫者期前而速治也按沈自南云此取陽病陰和陰病陽和為大綱也十八乃三六陰數之期也十日二五陽土之數也黃瘰乃濕熱鬱蒸陽邪亢極脾陰大衰故治之須候一六二六三六陰氣來復制火之期而為定期若至十日以上土陰氣復則

當瘧而反劇者乃脾陽亢極陰氣化滅故為難治此雖非正解亦互相發明

瘧病是鬱熱內熱更結瘧而渴者內外交病其瘧難治瘧而不渴者熱從外宣內其瘧可治發於陰部為

陰裏氣之逆其人必嘔發於陽部表為陽表其人振寒而發熱也

此以渴不渴別瘧之難治可治以嘔與寒熱辨黃之在表在裏也

今試為瘧其初多病寒熱作時不食寒熱止時食熱上頭眩內滯心胸不安濕癰

解久久身發黃為瘧以茵陳蒿湯主之

此為瘧瘧證而出其方也徐忠可云前第一段論瘧瘧不言寒熱而有小便不通第二段

論瘧瘧不言心胸不安而有小便必難此獨不言及小便蓋瘧瘧證亦有微甚不同前所云

小便不通此勢之甚急者也所云陽明病脈遲者小便必難乃既見陽明證而因脈遲挾虛

以致不通此表病中之間有者也若此云寒熱則非二三日之病矣不食食則頭眩則雖眩

而食未嘗斷。可知矣。故曰久久發黃。見遲之又久。乃相因而為病。其勢漸而緩。則小便亦未至不通耳。然觀方下註云。一宿腹減。此亦必小便不快而腹微脹可知。但不必專責小便耳。穀瘴三證。止出一方。蓋陽明病。一至發黃。則久暫皆宜開鬱解熱。故此方實為主方。若陰黃則後人以附子合茵陳。乃此方之變也。按心胸不安。與酒瘴之心中懊懣亦不同。彼因心中熱。至有無可奈何之象。此言不安。僅微煩也。即陽明脈遲證。所謂發煩頭眩耳。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 六兩

梔子 十四枚

大黃 二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陳。減六升。納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男元犀按

太陰濕土也。陽明燥土也。經云。穀入於胃。游溢精氣。其上輸下轉。藉脾氣之能也。穀瘴者。食穀入胃。脾氣不輸。濕與熱併久。則薰蒸成黃。黃成。則榮衛流行之機為

之阻而不利故有寒熱不食之病經云食入於陰長氣於陽食即頭眩心胸不安者穀於入胃挾濁氣以上干也主以茵陳蒿湯者茵陳稟冬令寒水之氣寒能勝熱佐以梔子味苦瀉火色黃入胃挾大黃以滌胃腸之鬱熱使之屈曲下行則穀瘕之邪悉從二便而解矣

凡發熱而不惡黃家當申酉之曰晡所應其發熱而反惡寒此非陽明為女勞得之病在腎腎

之府為膀胱申時氣血注於膀胱膀胱必急膀胱既少腹亦滿其身雖盡黃而額上獨黑雖盡

熱足下尤熱此病勢浸淫腎邪逼於周作黑瘕然其中猶有可疑者腹其腹脹而非水如水狀大

便秘變黑而時澹此女勞之病腎熱而非脾濕水之為病也但證腹滿者為陽氣并難治以硝

石礬石散主之

此為女勞瘕出其方治也立論獨詳所以補先之未備也

正曰此條淺註以腎與膀胱為解不知女勞瘕是瘀熱在血室不在腎與膀胱故本文曰

非水病也又觀其方有注曰病隨大小便去小便正黃大便正黑蓋胞官在太腸之前膀胱

之後前後全以油膜相連胞乃油膜中一大夾室故用硝礬均走油膜去瘀濁使瘀血從濁道走大腸而出使熱邪從清道走小便而出皆從油膜透達而出此兩途也淺註以為屬腎以指為虛勞之證而又見其方非治虛故解不的確余已詳於上條當細參之

硝石礬石散方

硝石熬黃

礬石燒等分

右二味為散大麥粥汁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病隨大小便去小便正黃大便正黑是其候也

徐忠可云

硝能散虛鬱之熱為體輕脫而寒不傷脾礬能却水而所到之處邪不復侵如紙既礬即不受水滲矣以大麥粥服調益土以勝水合而用之則散鬱熱解腎毒其

於氣血陰陽汗下補瀉等法毫不受涉所以為佳

正曰硝與堅速降而云散虛鬱之熱非也礬能逐濁有澄清之力但云却水亦非也蓋本

文原言是女勞瘵。非水也。須知女勞瘵。是男女交媾。慾火結聚在胞宮精室之中。硝鹹寒直達精室。以攻其結。熱白礬佐之。以除其濁。令結汗之邪。從大小便出。故曰小便正黃。大便正黑。徐註謂與汗下等法。毫不相干。豈不謬耶。

酒瘵。前論已詳。似可毋庸再贅矣。而心中懊懣。為此證第一的據。或熱痛。為此證中之梔子大黃湯主之。

此為酒瘵而出其方治也。

梔子大黃湯方

梔子十四枚

大黃二兩

枳實五枚

豆豉一升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

元犀按

梔子豆豉。徹熱於上。枳實大黃。除實去滿於下。此所謂上下分消。順承熱氣也。徐忠可云。因酒徒陰分大傷。故不用燥藥。以耗其津。亦不用滲藥。以竭其液。謂熱散則

濕不能留也。凡治濕熱而兼燥者。於此可悟。

正曰既有濕矣。何又兼燥。自相矛盾。只因於燥濕之理未明也。燥即不濕。濕即不燥。其不用燥藥者。因此是濕熱。燥能助熱。故不用也。

諸凡病黃家。

槩屬濕熱交鬱而成。小便為氣化之主。

但利其小便。

下竅氣通。則諸氣自不能久鬱。

假令脈浮。

則氣病全滯於表分。徒利其小便無益也。

當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黃耆湯主之。

此以下皆治正黃疸方也。

徐忠可云。黃疸家不獨穀疸。酒疸。女勞疸。有分別。即正黃疸。病邪乘虛所著不同。予治一黃疸百藥不效。而垂斃者。見其偏於上。令服鮮射干一味。觔許而愈。又見有偏於陰者。令服鮮益母草一味。數觔而愈。其凡有黃疸初起。非係穀疸。酒疸。女勞

疸者。輒令將車前根。葉子。合搗取自然汁。酒服數碗而愈。甚有臥床不起者。令將車前一味。自然汁數盃置床頭。隨意飲之而愈。然則汗下之說。亦設言以啟悟。其可無變通耶。

補曰。但利其小便。是治黃正法。亦治黃定法也。此後汗下溫補諸方。皆是變法。故其文法。

以假令二字別之。便是仲景示有人別之意。蓋在仲景之意。以為世多知正治之法。而惟變證變法。則恐不知。故凡正方法。每以一二語了之。反於法之變者。特加詳焉。此仲景著書之通例。玩其文法。便可識矣。有如此條。諸黃家。但利其小便。一語已盡正治之法。其餘變證兼證。主中之實。讀其書者。幸勿玩其所詳。而忽其所畧也。

桂枝加黃耆湯方

見水氣

男元犀按

黃疸證多由濕熱內鬱而成。為病在內也。鬱在內者。宜內解。故曰。但當利其小便。小便通。則所鬱皆去矣。假令脈浮者。在肌表也。當外解。故曰。當以汗解之。桂枝湯

解肌發表。加黃耆助之。以黃耆有發汗退黃之專長也。

諸黃

緣濕熱經久。變為堅燥。譬如蠶繭。濕熱鬱而成黃。熱則久濕去而乾也。以

豬膏髮煎主之。

此言黃疸中。另有一種燥證。飲食不消。胃脹有燥屎者。而出其方治也。徐氏謂為穀氣實所致。并述治友人駱天游黃疸腹大如鼓。百藥不效。服豬膏髮灰各四兩。一劑而愈。按此條。